

内蒙古文史丛书 翁桂健

辽金时代蒙古考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1984.11

K87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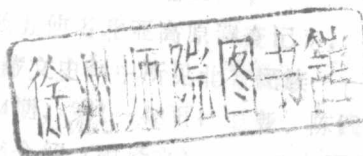
<1>

820691

辽金时代蒙古考

丛书主编 徐 屏 贾敬颜

本辑编辑 史卫民



22206403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1984, 11

《内蒙古文史丛书》

前 言

- 1 《卷一》 : 兼国玉
- 2 《卷二》 : 闲
- 33 本丛书刊行的目的在于为学习、探讨和关心蒙古文史的各族同志提供阅读、使用方面的便利,为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一些素材,为四个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卷三》 : 闲
- 68 本丛书计划分论文集、研究专著、翻译论著、回忆录、资料汇辑等类。举凡有价值的北方民族史、蒙古民族史、蒙古地区史以及重要的蒙古古典文学的研究,无不包括在内。..... 《卷四》 : 闲
- 80 本丛书各册由有研究成绩和教学经验的人分工编辑,尽可能减少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错误,并争取较多、较快地同读者见面。..... 《卷五》 : 闲
- 88 本丛书承翁独健先生鼎力支持并题写书名,又得到对蒙古文史研究有素养和识见的同志多方协助,均当一一致谢。..... 《卷六》 : 闲
- 77 编者虽然尽最大努力保证质量,错误和疏漏之处还是难免的,一经指出,随即修正。..... 《卷七》 : 闲
- 101 《卷八》 : 闲
- 138 《卷九》 : 闲
- 141 《卷十》 : 闲
- 151 《卷十一》 : 闲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牛丛中文录蒙内》

言 前

| | |
|-----------------------|-----|
| 王国维：《鞞鞞考》 | 1 |
| 附：《鞞鞞年表》 | 6 |
| 王国维：《萌古考》 | 22 |
| 徐炳昶：《阻卜非鞞鞞辩》 | 32 |
| 附：《阻卜年表》 | 37 |
| 王静如：《论阻卜与鞞鞞》 | 39 |
| 方壮猷：《鞞鞞起源考》 | 43 |
| 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 | 51 |
| 韩儒林：《蒙古的名称》 | 58 |
| 邵循正：《蒙古的名称和渊源》 | 65 |
| 唐长孺：《论阻卜之异译》 | 68 |
| 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鞞鞞》 | 69 |
| 岑仲勉：《达怛问题》 | 77 |
|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 101 |
| 周良霄：《鞞鞞杂考》 | 126 |
| 余大钧：《论阻卜与鞞鞞之异同》 | 138 |
| 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 | 146 |
| 编后记 | 157 |

时代之阻卜、阻鞑至少包括有札刺儿、克烈、塔塔儿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乃蛮等部落（《辽金北边部族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88~199页）。]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案：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者乃高宝铃。彼著《元朝秘史李注补正》卷二注解塔塔儿一名时，即怀疑阻卜、阻鞑或为鞑鞑之另称。后箭内互、松井等加以讨论（见箭内氏《鞑鞑考》，王氏有译文发表。松井氏在《满朝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号撰文，题目即以“阻卜考”为名）。国人对此加以非难者有徐炳昶《阻卜非鞑鞑辩》（见《女师大学术季刊》一卷五期）。王静如氏《论阻卜与鞑鞑》（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三分册）虽据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卷十《进章宗皇帝实录表》“阻鞑革心而孝顺”之语，以证所谓倒误之说，但赵集乃元人所刊，焉知非经后人改过？最后，蔡美彪又据《道宗哀册》及《完颜希尹神道碑》并见鞑鞑，因而证成先生假说的前部（《辽金石刻中的鞑鞑》，载《国学季刊》七卷三期）。〕

文此宝英日

曷言乎鞑鞑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鞑也？《辽史·圣宗纪六》开泰二年（1013年）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而《萧图玉传》云：开泰元年，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朵城。案：《圣宗纪五》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六月戊午，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地理志一》：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则纪传所载地名既合，年岁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称达旦，一称阻卜，是阻卜即鞑鞑之证，一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真宗咸平六年（999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来归，言戎主母后萧氏，有姊二人。长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使西捍达鞑，〔颜按：《宋会要》卷五二五七蕃夷第一卷及曾公亮《武经总要·北蕃地理》引李信之语，“达鞑”作“达鞑”与“达鞑”，〕尽降之。案《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挈凛督其军事。十五年三月甲午，皇太妃献西边捷。”“九月戊子，萧挈凛奏讨阻卜捷。”而《萧挈凛传》则云：“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挈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挈凛。……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挈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挈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从之。”考三城者，谓镇州及防、维二州，皆在驴驹河西南，与西夏相去绝远。是统和间太妃西征，非讨西夏，而实经营阻卜诸部，乃李信谓之西捍达鞑，是阻卜即鞑鞑之证，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证据，乃在《金史》。《金史·夹谷清臣传》：“……北阻鞑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又《内族襄传》：“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遂屯临潢。……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鞑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即鸣鼓夜发。……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羊。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国追蹙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石壁。”云云。今案《元朝秘史》（卷4）：“……大金因塔塔儿蔑古真薛兀勒图等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著浞泐札河，将蔑古真薛兀勒图袭著来。”案：王京者，完颜之对音。《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并记此事，

皆作丞相完颜襄。活泐札河亦即《金史》之斡里札河(今乌尔载河)〔颜案：前引李信言事之语，齐妃因谋率其众奔骨历札国。骨历札即此斡里札〕。是二书记事，并相符合。而《金史》之阻鞞，《元秘史》谓之塔塔儿，正与《辽史·萧图玉传》之阻卜，《圣宗纪》作达旦者，前后一揆。而塔塔儿一语，为鞞鞞之对音，更不待言。故曰唐、宋间之鞞鞞，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鞞也。

更从地理上证之。唐时鞞鞞住地，据《阙特勤碑》侧之突厥文，两记三十姓鞞鞞，皆在黠戛斯、骨利干之后，契丹、白靺之前。日本箭内博士谓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干又在其北，契丹、白靺皆在突厥之东，则在其间之三十姓鞞鞞，当居突厥东北，与金、元间之塔塔儿，方位全同。其说良是。今假名此部曰东鞞鞞。然此碑突厥文中，尚有九姓鞞鞞。此部住地无可考。然《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入四夷道里记》云：“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鹞鹞泉，又十里入碛，径麋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栗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此达旦泊在回鹘衙帐东南数百里，疑以鞞鞞人所居得名。九姓鞞鞞所居，盖当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鞞鞞。《会昌一品集》所见达旦，其一与黑车子连称者，似与东方之三十姓鞞鞞相当，其一与安西、北庭连称者，似即西方之九姓鞞鞞也。而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籍者，只有近塞鞞鞞。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至北宋中叶，并散居于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鞞鞞。欧阳公《五代史》之所传，王延德使高昌时之所经，李仁甫《续通鉴长编》之所记，皆是族也。而《辽史》所记阻卜，其分布区域，乃各与此三部鞞鞞相当。李信谓辽齐妃领兵屯西鄙驢驹儿河，西捍达鞞。而《辽史·文学传》萧韩家奴之言曰：“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驢驹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是辽时边境以北至驢驹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拟唐时之东鞞鞞。又《太祖纪》云：“天赞三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丙午，遣骑攻阻卜。”《萧图玉传》云：“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萧思传》云：“西阻卜叛，都监涅鲁古等将军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又《耶律挾不也传》：“阻卜酋长磨古斯给降，挾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案古回鹘城，即今外蒙古额尔德尼昭西北之合刺八刺合孙(唐时回鹘衙帐)，在鄂尔昆河西岸。可敦城即镇州，其地今虽未能考定，要当在鄂尔昆河之东，喀鲁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来，则其住地，当在可敦城西南，唐时达旦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拟唐时之西鞞鞞。〔颜按：《韩椅墓志》(重熙六年撰)：“统和二十四年，奉使沙州。州主帅曹泰顺为敦煌王。路歧万里，砂碛百程，地乏长河，野无丰草，过可敦之界，深入达妬，口囊告空，糗粮不继。诏赐食羊三百口，援兵万人，都护行李，直入大荒(下略)。”此达妬即达旦，即在可敦城界内，亦为王氏所拟唐时之西鞞鞞。〕又《辽史·属国表》圣宗开泰五年书阻卜酋长魁可来降，《圣宗纪》作党项魁可来降。〔颜按：《属国表》此年三月实言叛命党项酋长魁可来降，与本纪一致。参罗继相《辽史校勘记》相应部分。王氏盖因涉二月阻卜酋长来朝之文而附志于此，后附年表，此一则纪事，当予删削。〕《兵卫志》言：西夏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此以阻卜与党项互举连言，则阻卜又南与党项相近。此种阻卜，又可拟唐末、五代之南鞞鞞。

[颜按：同书《耶律安搆传》神册六年（921年）为惕隐，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党项有功。又，元人撰《射柳捶丸》杂剧第三折，耶律万户帐下有由净角扮装之阻字、党项二将（见《元曲选外编》），阻字即阻卜或阻鞞之异书。阻字、党项二将，以二将代表阻卜、党项二族也。此与党项连言之阻卜、或阻字，又王氏所拟唐末、五代之南鞞鞞。]故辽时阻卜分布之广，正与唐、宋人所谓鞞鞞相同。至见于《金史》之阻鞞，若北阻鞞，则略当唐时之东鞞鞞，亦即蒙古人所谓塔塔儿，此亦可由地理上证明之。《金史·宗浩传》云：内族襄以为攻破广吉刺，则阻鞞无东顾之忧。是阻鞞在广吉刺之西。而《元朝秘史》记翁吉刺住地云：合渤合河流入捕鱼儿海子处，有帖儿格等翁吉刺。其记塔塔儿住地则云：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两种塔塔儿，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中间兀儿失温河（今鄂尔顺河）。又云：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鲁孩四种塔塔儿，在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地面（今乌尔浑河与色野尔集河合流处）。皆东与在喀尔喀河流域之翁吉刺为邻。又载扯克扯儿地面（今苏克斜鲁山）有塔塔儿人，距翁吉刺之德薛禅家不远。与《金史》所载阻鞞地望，无一不合。故辽、金二史中阻卜、阻鞞之为鞞鞞，自地理上证之而有余矣。

若然，辽、金之阻卜、阻鞞，于唐、宋为鞞鞞，于蒙古为塔塔儿，则阻卜、阻鞞之名，乌从起乎？又于唐、宋以前，蒙古以后，得求此名之源流否乎？然求之前后诸史，绝不见有与阻卜或阻鞞相类之称。余乃不得不设一极武断、极穿凿之假说曰：阻卜、阻鞞者，鞞鞞二字之倒误，且非无意之误，而有意之误也。何以言之？曰：辽、金人文字中多言鞞鞞。如史愿《亡辽录》（《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云：辽于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镇摄鞞鞞、蒙骨、迪烈诸国。又金主亮遣翰林学士韩汝嘉与宋国信使副徐吉等宣谕公文（《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九引）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鞞鞞等，从东昏王时，数犯边境。是辽、金时固有鞞鞞，其国史、实录亦当不讳言鞞鞞。而辽、金二史中无之者，曰蒙古人讳言鞞鞞故。蒙古人何以讳言鞞鞞？曰蒙人本非鞞鞞，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未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鞞鞞与蒙古之别，而辽、金史料中所记鞞鞞事，非朝贡即寇叛，彼盖误以蒙古之先朝贡于辽、金也，虑其有损国体，故讳之尤深。当蒙古盛时，《秘史》、《亲征录》并记太祖受金官职事，初未尝以此为讳。然宋、辽、金三史之作在顺帝之世，其时蒙古之势力既已坠地，故于文字之间尤多忌讳。试举实证以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太祖乾德四年、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并书鞞鞞入贡，盖本于国史及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亦云：鞞鞞于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贡。乃《宋史》本纪于外国朝贡无一不书，独无太祖、太宗朝鞞鞞入贡事。王延德《使高昌记》载于王明清《挥麈前录》者，中有鞞鞞字凡六处。《宋史·高昌传》全录其文，惟删去有鞞鞞字之处。《亡辽录》：天祚于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鞞鞞、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云云。《东都事略·附录》（二）亦云：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骑，又阴结鞞鞞，毛褐室韦三万骑助之。而《辽史·天祚纪》则云：天祚既得石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漠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收复燕、云。《辽史》此节，分明出于二书，而二书皆有鞞鞞字，《辽史》独无。又《松漠纪闻》：余都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有兵几何？云：亲兵三二百。遂不纳。投鞞鞞，鞞

鞞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余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辽史·耶律余睹传》则云：余睹乃假游猎，遁西夏。夏人问：汝来有兵几何？余睹以二三百对。夏人不纳，卒。此事与《纪闻》同，当出《纪闻》，而独无投鞞鞞被杀事。《金史·叛臣传》亦但言边部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以献。〔颜案：《完颜希尹碑》：“……余笃己（下缺五字）为达鞞所杀，函首以献。”碑为传文所本而又删去鞞鞞之名。〕《太宗纪》亦言部族节度使土古厮捕斩余睹及其诸子，而不名言其为何部。是数证者，谓非元人修史时有意删去鞞鞞字不可也。然辽、金史料中之鞞鞞，固自倍蓰于宋史料，又不必与他事并见，史臣以其不可删且不胜删也。乃或省其偏旁作达旦字，又创为改字之法。考鞞鞞之始见载籍也，其字本作达怛（《会昌一品集》及《册府元龟》），后作达鞞（薛、欧《五代史》及《梦溪笔谈》），至宋南渡所撰所刊之书，乃作鞞鞞。鞞字不见于《集韵》、《类篇》，是北宋中叶，尚无此字。其加革旁，实涉鞞字而误。然辽、金史料中，其字当已有作鞞鞞者。其倒也，或作怛达，或作鞞鞞，极与阻鞞二字相似。当时史料中或有一二处误作阻鞞，或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误，遂并史料中之不误者而尽改之，以避一时之忌讳。其于《辽史》太祖、圣宗二纪三处尚存达旦字者，盖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间隙，以待后人之考定者也。且《辽史》所见之达旦三处，不独有其偏旁，亦异其书法。凡史家于敌国使来则书聘，属国则书贡，此诸史之通例。《辽史》本纪惟于梁、唐、周、宋四国书聘，后晋、北汉、西夏以称臣或受册而书贡。南唐虽未称臣，亦仍书贡。至塞北诸部更无不书贡者。惟《道宗纪》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独书聘字者，以示蒙古之先与辽世为敌国也。而《太祖纪》书，神册三年二月“达旦国来聘”。《圣宗纪》书，统和二十三年六月，“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亦书聘者，盖元代修史诸臣已不知鞞鞞与蒙古之分，误以辽史料中之鞞鞞为蒙古之先，故以敌国书法书之，与《道宗纪》之书萌古来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条，可见元人修史时讳言鞞鞞之隐。《金史》之中亦有类是之特笔。如西北、西南招讨司下之糺军详隐本有十处，今《地理志》、《兵志》所载均为九处。《地理志》有移典糺而无萌骨糺，《兵志》反是。其实，二者均当有之。盖萌古、萌骨之为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于金之糺军为讳，故于《地理志》删之，而于《兵志》亦删去移典糺，以与《地理志》之九处相应；然于其首大书曰：“西北、西南二路之糺军十”，明移典、萌骨二糺皆所当有，故于二志互见，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节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无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删彼而存此者，缘《地理志》记各部族节度使、各详隐皆自一行、易属人目；若《兵志》之文，则蝉联而下，非通读全文，难以觉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辞。辽、金二史中之阻卜、阻鞞亦犹是矣。要之，吾侪既发见元人讳言鞞鞞之隐，则其删戮事实，改易名目，并不足深怪。而上所陈述武断穿凿之假说，固自有可能性在也。088）半武期一

漠南鞞鞞（阴山鞞鞞）之见于载籍也，较漠北东、西二鞞鞞（三十姓鞞鞞及九姓鞞鞞）为后。唐会昌初年，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国近塞，时李德裕为相，筹所以防御招抚之者甚备，具见《会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记近塞蕃族仅有沙陀、契苾、退浑、党项四部，而无鞞鞞。至咸通九年，鞞鞞始从朱邪赤心讨庞勋。赤心时为蔚州刺史，则尔时鞞鞞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鞞鞞之徙阴山左右，当在会昌与咸通之间。然

则未徙之时，果居何地，抑称何名？自欧史以来，颇有异说。余谓阴山鞑靼当即三十姓鞑靼或九姓鞑靼一部之南下者，盖当时东、西二鞑靼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即《会昌一品集》中之达怛与黑车子连称者，余前既定为三十姓鞑靼。当唐之季，黑车子一族实已南徙幽州近塞（见拙著《黑车子室韦考》），则其邻部之达怛，同时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鞑靼住地，余前以贾耽《道里记》中之达旦泊拟之。此泊在回鹘衙帐东南，当回鹘入唐之道。回鹘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势也。日本箭内博士乃据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所引《汪古氏家传》及《蒙鞑备录》，谓阴山鞑靼出于沙陀，乃突厥人种，与漠北鞑靼之属蒙古人种者，全非同族。余意此二族在唐并为鞑靼，在《辽史》并为阻卜，自不能视为异种。但南徙之后，与沙陀、党项诸部杂居，故此部中颇含有他种人，而其与党项之关系，尤较沙陀为密，故昔人多互称之。如折氏本党项大姓；而《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之党项折文通，同卷又称之为达怛都督折文通。又《辽史·属国表》有阻卜酋长魁可，而《圣宗纪》作党项魁可。《宋史·党项传》：景德二年，熟户旺家族击夏兵，擒军主一人以献。又大中祥符六年，夏州略去熟户旺家族首领都子等来归。案旺家即白鞑靼名族汪古之异译，而《宋史》以为党项部族。《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旺古部人。金源氏塞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而《蒙鞑备录》则云：“金章宗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乱人戍之。”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盖鞑靼与党项自阴山、贺兰山以西往往杂居，故互受通称。然若据此而遽谓阴山鞑靼出于党项，则与谓其出于沙陀者，同为无据之说也。〔颜案：周清澍曰：所谓沙陀李克用之后裔一说，乃汪古部主为炫耀己之先世所牵强附会。汪古被称为“白鞑靼”，以区别于蒙古之被称为“黑鞑靼”。汪古属于突厥语族，与蒙古不同种。汪古人以回鹘可汗统治下之突厥语部落遗裔占居统治地位，故元朝列之于“色目”一类〕故余对箭内博士之二元论，宁主张一元论；以唐之鞑靼、辽之阻卜名称之统一，非是无以解释之故也。

重订本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一至六页。初稿并年表先发表于《清华学报》三卷一期六五一页至六五八页，一九二六年六月。

附：鞑靼年表

唐咸通九年（868年）史官出。出姑察炭以献，文全迥匪非，不而辨鞑靼，文志《志灵》也。突其达鞑从朱邪赤心讨庞勋（《五代史·四裔附录》）。突其族衣鞑国，才国中央广明元年（880年）李涿引大军攻蔚州。李国昌（原作猷祖）战不利，乃率其族奔于达鞑部。居数月，吐浑赫连铎密遣人赂达鞑，以离间国昌。国昌子克用（原作武皇）知之，……哭谕之曰：“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旦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达鞑知无留意，皆释然无间（《旧五代史·武皇纪》）。

[补] 中和元年 (881年)

(平048, 平四册天晋) 平三同会

李友金发五百骑赍诏召武皇于达靺, 武皇即率达靺诸部万人趋雁门 (同上)。

中和二年 (882年)

(平110, 平五册天晋) 平四同会

八月, 李国昌自达靺部率其族归代州 (同上)。克用募达靺万人以从 (《唐书·沙陀传》)。十月, 克用率忻、代、蔚、朔、达靺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

辽神册三年 (梁贞明四年, 918年)

(平020, 平四册天辽) 平三册辽

二月, 达靺国来聘 (《辽史·太祖纪》)。二月癸亥, 阻卜来贡 (《太祖纪·属国表》)。

后唐同光二年 (辽天赞三年, 924年)

(平820, 平八册天辽) 平五册辽

二月, 河西郡族折文通贡驼马 (《册府元龟》卷972)。六月癸亥, 云州上言: “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 达靺因相掩击。其首领裕悦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 已到南界, 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 (《旧史·唐书·庄宗纪》)。”

同光四年 (辽天显元年, 926年)

(平020, 平四册天辽) 平三册辽

正月, 达怛都督折文通贡驼马 (《元龟》卷972)。

天成三年 (辽天显三年, 928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四月, 达怛遣使入贡 (同上)。

天成四年 (辽天显四年, 929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五月, 党项折文通进马 (同上)。十月, 达怛首领张十三朝 (同上)。《旧史·唐书·明宗纪》云: 八月丙寅, 达靺来朝贡。

去年四月, 义武军节度使王都反 (《五代史·唐本纪》)。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靺入契丹界, 以张军势。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千百, 赐云州界生达靺 (《五代史·四裔附录》)。

长兴二年 (辽天显六年, 931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正月, 达怛列六萨娘居等进马。十一月, 党项、达怛、阿属朱并来朝贡 (《元龟》卷972)。

长兴三年 (辽天显七年, 932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三月, 达怛尝葛苏进马十四匹及方物 (同上)。六月, 达靺首领颀哥与其族来附 (《五代史·唐本纪》)。

十一月丁未, 阻卜贡海东青三十连于辽 (均见《辽史·太宗纪·属国表》)。

辽天显八年 (长兴四年, 933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二月辛亥, 六月甲寅, 七月丁亥, 十月乙巳, 阻卜来贡 (同上)。

后唐清泰元年 (辽天显九年, 934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二月, 云州上言, 达怛胡录末族帐到州界贸易 (《元龟》卷999)。八月, 达怛首领没于越入朝, 贡羊马 (《元龟》卷972)。

辽会同二年 (晋天福三年, 939年)

(平180, 平三册天辽) 平六册天辽

九月甲戌, 阻卜阿高底来贡 (《辽史·太宗纪·属国表》)。

会同三年（晋天福四年，940年）

（平188）平天麻中〔补〕

。（上同）八月庚子，乙巳，甲寅，阻卜三次来贡（同上）。

会同四年（晋天福五年，941年）

（平388）平二麻中

（平）从十一月庚午，阻卜来贡，以其物赐左君（同上）。

会同五年（晋天福六年，942年）

七月辛卯，八月辛酉，阻卜贡方物（《太宗纪》、《属国表》在六月七两月）。

汉乾祐三年（辽天禄四年，950年）

（平810，平四则夷粟）平三世麻五

八月，达靺来附（《五代史·汉本纪》、《史》）。

周显德五年（辽应历八年，958年）

四月，回鹘、达靺遣使者来（《五代史·周本纪》）。

宋乾德四年（辽应历十六年，966年）

夏六月甲寅，塔坦国王娘子及宰相允越皆遣使来修贡（《长编》七，原注：

《国史》及《会要》俱称四年夏，因附此。新、旧录无之）。

开宝二年（辽保宁元年，969年）

塔坦国王娘子之子策卜迪来贡（《长编》十，原注：《会要》不记其时）。

辽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八月壬子，阻卜惕隐曷鲁、夷离董阿里睹等来朝（《辽史·景宗纪》）。

宋太平兴国六年（辽乾亨三年，981年）

使王延德使高昌，假道于鞑鞑九族。

《王延德使高昌记》（《挥麈前录》卷四引）：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度沙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汉使过者遗以货财，谓之“打当”。次历茅家嘴子族，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橐驼牵木筏而度。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历楼子山，无居人，行沙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日下则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历卧羊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太子大虫族，族接契丹界，人尚衣锦、绣，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次历屋地目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也。次至达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鞑鞑中尤尊者。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靺旧为回纥牧羊。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靺遂各争长攻战。次历阿墩族，

同上：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曰：闻汉遣使入达靺，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靺，无使久留。

同上：延德初至达靺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

〔补〕

伯希和敦煌卷子（P·3421）：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等牒，报告迴鹘、达怛肃州在大云寺设誓，拟合兵入侵之事（背为渠人转帖）。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圣宗纪·属国表》）。

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正月辛巳，速撒献阻卜俘（《圣宗纪》）。

[补] 同年
《萧排押传》：统和初，为左皮室详隐，讨阻卜有功。

《塔坦国遣使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俱入贡。骨卢复道夏州以还。特墨请道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诏许之（《长编》卷24）。

统和二年（宋雍熙元年，984年）
十一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挾刺于（《辽史·圣宗纪》。《属国表》在十二月）。

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
十月丙申朔，党项、阻卜遣使来贡（同上）。

统和八年（宋淳化元年，990年）
十月己酉，阻卜等遣使来贡（同上）。

统和十二年（宋淳化五年，994年）
九月癸酉，阻卜等来贡（同上）。

统和十五年（宋至道三年，997年）
九月戊子，萧挾凛奏讨阻卜捷（《圣宗纪·属国表》）。

[补] 同年
《耶律昭传》：会萧挾凛为西北路招讨使，爱之，奏免其役，礼致门下。欲召

用，以疾辞。挾凛问曰：“今军旅甫罢，三边宴然，惟阻卜伺隙而动。讨之，则路远难至；纵之，则边民被掠，增戍兵，则愧餉不给，欲苟一时之安，不能终保无变，计将安出？”昭以书答曰：……

统和十八年（宋咸平三年，1000年）
六月，阻卜叛酋鹞碾之弟铁刺不率部众来附，鹞碾无所归，遂降，诏诛之（《圣宗纪·属国表》）。

统和廿一年（宋咸平六年，1003年）
六月乙酉，阻卜酋铁刺里率诸部来降。七月庚戌，阻卜来贡。八月乙酉，阻卜

铁刺里来朝（《圣宗纪》。《属国表》来朝作七月）。

统和廿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
八月庚申，阻卜酋铁刺里来朝。戊辰，并求婚，不许（《辽史·圣宗纪》。《属国表》作“许之”）。

统和廿三年（宋景德二年，1005年）
六月甲午，阻卜酋铁刺里遣使贺与宋和（《圣宗纪·属国表》）。

统和廿五年（宋景德四年，1007年）
九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讨阻卜，破之（《圣宗纪·属国表》）。

统和廿九年（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六月丁巳，诏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萧图玉安抚西鄙，置阻卜诸部节度使（同上）。《图玉传》：图玉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上从之。自后节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

开泰元年（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十一月甲辰，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执阿里底以献，而沿边诸部皆叛（《圣宗纪》）。

《耶律化哥传》：开泰元年，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

开泰二年（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

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圣宗纪》）。

七月己酉，化哥等破阻卜酋长乌八之众（《圣宗纪、属国表》）。

《萧图玉传》：开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师阿里底杀其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已而，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朵城。明年，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引兵来救，图玉遣人诱诸部，皆降。……仍领诸部。

[补] 同年

进讨阻卜，克之（《耶律铎轸传》）。

开泰三年（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

正月己丑，阻卜酋长乌八来朝，封为王（《圣宗纪、属国表》）。

开泰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

四月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获数（《圣宗纪》。《属国表》作三月）。

开泰五年（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

二月己卯，阻卜酋长来朝（《圣宗纪、属国表》）。

开泰七年（宋天禧二年，1018年）

乌古敌烈部都监萧普达遣敌烈骑卒取北阻卜名马以献（《萧普达传》）。

开泰八年（宋天禧三年，1019年）

七月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圣宗纪、属国表》）。

太平元年（宋天禧五年，1021年）

六月，阻卜札刺部来贡（《属国表》）。颜案：《史集》云：此部居克鲁伦河河滨，以千车为一翼，共七十翼。

[补] 同年

七月乙亥，阻卜来贡（《圣宗纪》）。

太平六年（宋天圣四年，1026年）

三月，阻卜来侵，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破之。

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监军涅里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诏遣惕隐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圣宗纪、属国表》）。

。《宋史》《萧惠传》：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军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刺后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时直刺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袭三克军都监涅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诸里、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诸里、阿不吕战歿，士卒溃散，惠仓卒列阵，敌出不意攻我营。众请乘时奋击，惠以我军疲敝，未可用，弗听。乌八请以夜斫营，惠又不许。阻卜归，惠乃设伏兵击之。前锋始交，敌败走。惠为招讨累年，屡遭侵掠，士马疲困。

[补]

《耶律弘古传》：太平六年，拜惕隐。讨阻卜有功。

《耶律诸理传》：太平六年，从萧惠攻甘州，不克。会阻卜攻围三克军，诸理与都监耶律涅鲁古往救，至可敦城西南，遇敌，不能阵，中流矢卒。

六月癸巳，诏萧惠再讨阻卜（《圣宗纪、属国表》）。

九月癸丑，阻卜别部长胡懒来降。乙卯，阻卜长春古来降（《圣宗纪》）。

十一月己亥朔，阻卜酋长来贡（《兴宗纪、属国表》）。

《萧韩家奴传》：对策曰：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颜案：事在重熙四年以后，十三年以前。

七月乙巳，阻卜酋长屯秃古斯来朝（《兴宗纪、属国表》）。

六月辛亥，阻卜大王屯秃古斯弟太尉撒葛里来朝。

八月甲子，阻卜来贡（同上）。

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窟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同上）。颜案：《夏国传》作阻卜子乌八执元昊，误。

六月己卯，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酋长来朝（《兴宗纪、属国表》）。

六月丁巳，阻卜大王屯秃古斯来朝，献方物（同上）。

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同上）。

六月庚辰，阻卜贡马驼珍玩（同上）。冬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

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殄之（《兴宗纪》）。
颜案：《西夏传》作：十八年十月，招讨使耶律敌古率阻卜军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其官属。迁其军三千来拒，殄之。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幹里殁于阵。

[补] 重熙十九年（宋皇祐二年，1050年）
正月庚子，耶律敌古复封漆水郡王，诸将校及阻卜等部首长各进爵有差（《兴宗纪》）。
重熙廿二年（宋皇祐五年，1053年）

七月己酉，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部长献马驼（同上）。 [补]

重熙廿三年（宋至和元年，1054年）
十一月乙丑，阻卜部长来贡（同上）。

清宁二年（宋嘉祐元年，1056年）
六月辛酉，阻卜酋长来朝，贡方物（《道宗纪、属国表》）。
咸雍二年（宋治平三年，1066年）

六月甲辰，阻卜来贡（同上）。

咸雍五年（宋熙宁二年，1069年）
正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道宗纪》。颜案：《属国表》作三月）。
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同上）。

[补] 《萧严寿传》：咸雍四年，从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诏留屯，亡归者众，由是镌两官（颜案：原传谓咸雍四年，四年乃镌官之年）。
《耶律仁先传》：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纽印及剑。上谕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仁先严斥候，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塔里干复来寇，仁先逆击，追杀八十余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把里斯、秃没等来救，见其屡挫，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咸雍六年（宋熙宁三年，1070年）

二月丙寅，阻卜来朝，贡方物。四月癸未，西北路招讨司以所降阻卜酋长至行在（《道宗纪、属国表》）。六月辛巳，阻卜来朝（《道宗纪》。《属国表》作七月）。十月，西北路招讨司擒阻卜酋长来献，以所降阻卜酋长图木同刮来（《道宗纪、属国表》）。十一月乙卯，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道宗纪》）。

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年）
二月戊子，阻卜来贡（《道宗纪、属国表》）。
[补]。《属国表》：《道宗纪》：《属国表》：《道宗纪》：《属国表》：《道宗纪》：《属国表》。

《邵氏闻见录》卷四：熙宁七年，富弼《谏伐契丹疏》中有语曰：“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角厮罗、高丽、黑水女真、靺鞨诸蕃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云云。”

大康四年（宋元丰元年，1078年）
六月甲寅，阻卜诸酋长进良马（《道宗纪、属国表》。是月表又有来贡一事）。
《萧迁鲁传》：大康初，阻卜叛，迁西北路招讨都监，从都统耶律赵三征讨有

功（此事纪表未见，不知在何年）。
[补] 《耶律大悲奴传》：大康中，历永兴、延昌宫使、右皮室详稳。会阻卜叛，奉诏招降之。

大康五年（宋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辛亥，阻卜酋长来贡（《道宗纪、属国表》）。
大康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丙寅，阻卜余古赦来贡（同上）。

大康八年（宋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乙丑，阻卜长来贡（同上）。
大康九年（宋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丁亥，阻卜来贡（同上）。

大康十年（宋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乙丑，阻卜来贡（同上）。
[补]

宋元丰七年遣皇甫旦使鞬鞞，不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
大安四年（宋元祐三年，1088年）《耶律斡特刺传》：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斡特刺率兵进讨。会天大雪，败磨古斯四别部，斩首千余级，拜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又《耶律特么传》：是冬，讨磨古斯，斩首二千余级。

大安五年（宋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己丑，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道宗纪》）。
大安七年（宋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塔坦入夏国西界娄贝博监军司界，掠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畜不知数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

大安八年（宋元祐七年，1092年）正月乙未，阻卜诸长来降。四月乙卯，阻卜长来贡。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秃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道宗纪、属国表》）。
《耶律何鲁扫古传》：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讨使事。时边部耶都刮等来侵，何鲁扫古诱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获甚众，以功加左仆射，复讨耶都刮等，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监张九讨之，不克，二室韦与六院部、特满群牧、官分等军俱陷于敌。何鲁扫古不以实闻，坐是削官，决以大杖（颜案：《道宗纪》署之九年，见下文）。

大安九年（宋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磨古斯来侵（《道宗纪》。《属国表》在正月）。三月，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追磨古斯还，都监萧张遇贼众，与战不利。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官分等军多陷没（《道宗纪》。《属国表》在二月）。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诣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挾不也伪降；既而乘虚来袭，挾不也死之。阻卜乌古